

I565.064/1

# 拉辛与莎士比亚

[法]可尔达著

王道乾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81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ndhal

Racine et Shakspeare

---

本书根据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Paris, 1926 年版本译出

拉辛与莎士比亚

(法) 司汤达著

王道乾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

开本 860×1160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126,000

1979 年 5 月第 1 版 197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书号: 10188·69 定价: 0.57 元

# 目 次

## 拉辛与莎士比亚(一八二三年)

序	3
第一章 为创作能使一八二三年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莎士比亚的道路？	5
第二章 笑	16
第三章 浪漫主义	26

## 拉辛与莎士比亚(一八二五年)

说 明	37
序 言	39
第一封信	49
复 信	53
第三封信	65
第四封信	70
第五封信	71
第六封信	84
第七封信	94

第八封信	97
第九封信	105
第十封信	107
声 明	110
注 释	111
后 记	157

# 拉辛与莎士比亚(一)

(一八二三年)

**Intelligenti pauca.**

(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 序

我们和那些穿戴价值上千金币的绣花服装和庞大黑假发的侯爵们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些侯爵早在一六七〇年就对拉辛和莫里哀<sup>1</sup>的剧作作出了评价。

拉辛和莫里哀这些伟大人物曾经竭力迎合这些侯爵们的口味，为他们辛勤效劳，进行创作。

我认为今后应该为我们，为一八二三年爱好推理、认真严肃、而且有点雄心的青年一代创作悲剧。这种悲剧应该用散文文体写的。亚历山大诗体<sup>2</sup>在今天往往不过是一种 cache-sottise (掩饰愚蠢的遮羞布)<sup>3</sup>而已。

查理第六、查理第七、弗朗索瓦第一统治时期，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富于具有永久性的深刻的民族悲剧的。但是，悲剧的诗句如果绝对禁用手枪这样的词汇，那怎么能真实描写菲利浦·德·高弥纳所记叙的流血惨剧和让·德·特鲁瓦<sup>4</sup>所写的耸人听闻的史实呢？

戏剧的诗体在今天法国面临的局面，正如著名画家达卫<sup>5</sup>在一七八〇年所看到法国绘画的情况一样。这位大胆的艺术天才在绘画上最初探索是在拉格洛内、弗拉高纳、凡鲁<sup>6</sup>一辈画家朦胧暧昧、平庸乏味的样式中开始的。他创作的三四幅绘画曾经获得多方赞赏。但是，使他取得不朽地位的，却是他首先看到法国旧画派陈腐不堪的样式已不能满足人民严肃的欣赏趣味，对

强有力的行动这种强烈要求这时在人民中已开始日益高涨。达卫先生教会人们在绘画中清除勒勃朗和米涅亚<sup>7</sup>一派的陈迹，敢于正面描绘布鲁图斯和荷拉斯<sup>8</sup>。如果我们仍然按照路易十四时代的老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就只好永远是苍白无力的模仿者。

一切都使人相信：我们在诗的领域中同样也处于革命的前夜。作为浪漫艺术的捍卫者，我们直到取得胜利之前，都要受到百般攻击，在所难免。伟大胜利的一天终要到来，法国青年一代也将要觉醒。那时，高贵的青年一代将会奇怪自己在过去很长时期曾经这样认真地称赏如此无聊愚蠢的东西。

以下两篇文章是在几小时之间一挥而就写成的，热情有余而才华不足，这是有目共见的。这两篇文章原发表在 Paris Monthly Review (《巴黎每月评论》)第九期和第十二期上<sup>9</sup>。

作者由于自己的处境，并不抱有文学上的野心，他只是讲出他所看到的真理，既不多加文饰，也不滥用辞令。

作者一生忙于其他工作，谈论文学也不具备任何资格，他有时以尖锐明快方式提出他的观点，这是出于对公众的尊重，试图以简约的文字明确地阐明思想。

作者自知力不从心，原想将他的意见用彷徨不定、华丽高雅的形式万无一失地掩饰起来。对于一个可惜不能欣赏那些掌握舆论的人们所喜欢的那一套的人，这种形式是非常适用的。如果采用这种办法，那么，作者的谦虚所关注的一切无疑也就可保无虞了。作者本来也想从长详细讨论，然而时不待人，特别是对于文学上的某些争执，有必要抓紧，不宜拖延。



## 第一章

为创作能使一八二三年观众感兴趣的悲剧，  
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莎士比亚的道路？

这个问题在法国似乎已是陈旧不堪的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所听到的还只是一方面的意见。《每日新闻》和《立宪报》<sup>1</sup>由于政见不同而壁垒分明，但有一点它们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法国戏剧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而且是唯一合乎理性的。可是，如果不幸的 romanticisme（浪漫主义）<sup>2</sup>有意见要发表，那么，不论什么色彩的报纸不约而同都对它关上大门，无例外地拒绝它了。

这种明显的恶意丝毫不使我们感到害怕，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涉及党派的问题罢了。让我们举出一个事实来回答吧：

近十年来在法国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是瓦尔特·司各特<sup>3</sup>的小说。

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是怎样的？

是穿插有长篇描写的浪漫主义戏剧。

也许有人会举出《西西里晚祷》、《帕里亚》、《马莎佩》、《雷格吕》<sup>4</sup>的风行一时来反驳我们。

这几个剧本是给人以很大的愉快的；但是并没有给人以戏

剧的愉快。其实观众并不享有绝对的自由，他们无非喜欢听到舞台上用优美的诗句表现高尚的感情。

这是一种欣赏史诗的愉快，而不是欣赏戏剧的愉快。因为其中缺乏深刻感情所必需的那种幻想深度。不论怎么说，人在二十岁时，要的是享受乐趣，而不是推理，尽管其中道理他不明白，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也正是由于这个不为人所知的道理，第二法兰西剧院<sup>5</sup>的年轻观众对这些剧本的虚构故事才这样易于接受，并为之热烈鼓掌。如《帕里亚》虚构的故事，还有比它更荒唐可笑吗？这种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人人都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可是并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因为观众要求的只是优美的诗句。观众在当前法国戏剧中所寻求的也就是这一套华丽眩目、用来着力表现所谓高尚感情的抒情短诗。这种抒情短诗用一些前引后连的诗句就能起到这种作用。这就如同派勒介路<sup>6</sup>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一样，戏剧动作的唯一目的就在引出优美的舞步，或好或坏敷衍成为悦目的舞蹈场面，如此而已。

我要毫无畏惧地向走在歧途上的青年一代讲话。他们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人，就对莎士比亚大喝倒彩<sup>7</sup>。他们认为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维护国家荣誉。勤勉的青年人是法兰西的希望，我十分尊重他们，所以我必须以真理的严正语言来和他们谈话。

关于拉辛和莎士比亚的全部争论，归结起来就是：遵照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sup>8</sup>，是不是就能创作出使十九世纪观众深感兴趣、使他们流泪、激动的剧本；或者说，是不是就能给这些观众提供戏剧的愉快，而不是促使我们去看《帕里亚》或《雷格吕》第五十次演出的那种欣赏史诗的愉快。

我认为遵守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实在是法国的一种习惯，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是我们很难摆脱的习惯，理由就是因为巴黎是欧洲的沙龙，欧洲的风格、气派；但是我要说，这种整一律

对于产生深刻的情绪和真正的戏剧效果，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问古典主义派：为什么悲剧表现行动必须限制在二十四小时或三十六小时之内？场景的地点为什么不许变换，或者按照伏尔泰的说法<sup>9</sup>，地点变换只限于同一处王宫的不同部分？

法兰西学院院士：因为将一星期或一个月时间长度容纳在两小时演出时间之内，是不逼真的；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例如象在莎士比亚《奥瑟罗》剧中，演员从威尼斯到赛浦路斯，或者象在《马克白》剧中，演员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王宫，这也是不逼真的<sup>10</sup>。

浪漫主义者：这非但是不逼真和不可能，而且戏剧行动容纳在二十四小时或三十六小时之内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院士：我们怎么会主张戏剧行动的时间长度必须与上演的实际时间分毫不差完全一致，那太荒谬了。如果是这样，这些规则岂不成了天才的桎梏。在模仿性艺术的领域中，需要严谨，但不需要僵硬。观众完全可以在幕间休息听乐队演奏交响乐消遣时想象几个小时已经过去。

浪漫主义者：先生，请注意你刚刚说过的话。你已经使我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了。这样说，你同意观众能够想象时间经过的长度比他坐在剧院里的时间要长。那么，请告诉我，观众是不是可以想象比实际的时间更长一些，长两倍，三倍，四倍，以至百倍？我们有止境吗？

院士：你们这些现代哲学家，真是奇怪得很：你们咒骂诗律，因为照你们说诗律束缚天才，可是现在你又企图要我们应用时间整一律规则真实得要象数学那样严格、精确。观众买了戏票，走进剧院，观众竟然想象他过了一年、一月或者一周，十分明

---

① 见埃尔麦斯·维斯孔第的对话录，《调和者》(Conciliatore)，1818年，米兰。——司汤达原注

显，这本身就与逼真背道而驰。这你难道还感到不够吗？

浪漫主义者：可是谁对你说过观众不可以这样想象？

院士：是理性这样告诉我的。

浪漫主义者：请你原谅；理性是不会这样教你的。倘若经验没有这样教你，你怎么会知道观众在包厢里实际只坐了两个小时却能够想象已经度过二十四小时？倘若经验没有这样教你，你又怎么会知道时间过了多少小时？烦闷无聊的人，觉得几小时过得缓慢漫长，而玩得尽兴的人，却感到时间如飞。总而言之，你和我的分歧，只有经验才能判定。

院士：经验，毫无疑问。

浪漫主义者：那么，好！经验否定了你。在英国，已经有两个世纪，在德国，已经有五十年<sup>11</sup>，他们演出悲剧，戏剧行动发生过程时间长达几个月之久，观众的想象适应得尽善尽美。

院士：嗨！你居然给我引述外国的事例，而且还有德国人！

浪漫主义者：一般法国人，尤其是住在巴黎的人，对世界上其他民族有一种不容争议的优越感，这我们以后再谈。这种优越感在你们是出自内心感情的，我承认；两个世纪以来，你们在逢迎赞美声中给娇纵得专横独断。完全因为“偶然”，你们巴黎人在欧洲享有文学盛名；有一位以对自然美的“激情”而著名的才女<sup>12</sup>，她为了取悦巴黎人，曾经说“世界上最美的溪流，是巴克街上的小溪”。不仅法国上流社会的作家，而且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作家，为从你们这里获取一点文学声誉，都把你们阿谀奉承，以此作为交换；而你们说什么内心感情、精神明证，也无非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精神明证罢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阿谀奉承的习惯。

再回到本题上来。伦敦人或爱丁堡人，福克斯和谢立丹<sup>13</sup>的同胞，他们或许并不全是傻瓜，他们欣赏象《马克白》这样的悲

剧，丝毫没有感到无法忍受，这一点你能否认吗？《马克白》在英国和美国每年上演，得到无数的掌声，戏以国王被谋杀和国王的几个儿子逃亡出走开场，最后以王子率领他们在英格兰招募的军队返回，从王位上推翻嗜血的马克白终场，这一系列戏剧行动必然要求有几个月的时间。

院士：啊！你并没有说服我：英国人和德国人，所有的外国人，他们毕竟是坐在剧院里，真的在想象过去了整整几个月的时间。

浪漫主义者：你也跟我一样，你也没有说服我。法国观众坐在剧院里看《伊斐日尼在欧利得》<sup>14</sup>的演出，他们真的相信时间度过了二十四小时。

院士（颇不耐烦）：那不一样！

浪漫主义者：请不要动怒，请注意观察在你的头脑里发生了什么。试把习惯投到一闪即逝的戏剧动作上的那一袭纱幕移开片刻，那戏剧动作变化迅速，眼睛几乎难以追踪，不能看清它是怎么过去的。让我们先就幻想这个概念取得一致的理解。人们说观众的想象力设想舞台上表演的事件需要经过多少时间，并不理解为观众的幻想就当真认为实际度过多少时间。观众被戏剧动作带动向前，并不感到丝毫诧异，也根本不会想到时间过去多久，这是事实。你的巴黎观众在七点钟看到阿加曼农<sup>15</sup>唤醒阿尔卡；观众是伊斐日尼到来的见证；他看到她被引到祭台之前，伪善的卡尔沙正在那里等待；如果有人问他，他会回答说：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可是在阿契勒和阿加曼农争执过程中，观众取出表来，表上指出：八点一刻。有哪一个观众会因此感到奇怪呢？这时，他所激赏的戏剧却已经度过许多个钟点了。

这就是说，舞台上的时间与剧场中的时间不一样，舞台上的

时间以另一种步伐前进，即使是你的巴黎观众，也早已习以为常了。这个事实你无法否认。

很明显，即使是在巴黎，即使是在黎世留路法兰西剧院<sup>16</sup>，观众的想象力对诗人的设想也是不难适应的。观众自然而然一点不注意诗人需要的时间长度，正如从来没有人要指摘杜派谛、波希奥<sup>17</sup>的雕像缺乏动作一样。这正是艺术的一个弱点呵。观众，如果他不是迂夫子的话，他在剧院里只是专心一志注意他面前演出的事件和激情的发展。在给《伊斐日尼在欧利得》喝彩的巴黎人头脑里所想的，与在欣赏马克白和邓肯这些古老国王历史的苏格兰人头脑里所想的，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上流家庭出身的巴黎人一贯目中无人，已成习惯了。

院士：据你的看法，这就是说，戏剧的幻想对于他们双方都是一样的了？

浪漫主义者：幻想，沉入幻想，按照法兰西学院的辞典看，意思是自己骗自己。基佐先生说：幻想是以欺人的外表欺骗了我们的事物或思想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幻想的本义就是指相信不存在的事物的人的种种行为，例如在梦中。戏剧上的幻想是指一个人真的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物存在这样一种行为。

在去年（一八二二年八月），有一个士兵在巴尔梯摩剧院场内值勤，他看见奥瑟罗在同名的悲剧第五幕中亲手掐死戴斯德蒙娜，不禁大声惊呼：“从来没有听说一个该死的黑人当着我的面杀害一个白种女人。”他立即开了一枪，打伤饰演奥瑟罗的演员的手臂。几年以来，这类事件时有发生。这个士兵确实产生了幻想，对舞台上的戏剧动作信以为真。但是，一个普通观众，在他看戏看得入神，在他兴高采烈为塔尔玛<sup>18</sup>演曼利乌斯热烈鼓掌的时候，转过头来对他的朋友念道：“你是不是认得这封信？”他若是为此而鼓掌，那么，他就没有产生完全的幻想，因为

他依然在为塔尔玛鼓掌，而不是为剧中的罗马人曼利乌斯鼓掌；曼利乌斯实在是一点也不值得给他鼓掌的，他的行动十分简单，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私利。

院士：我的朋友，请原谅我，刚才你对我讲的，我们是彼此一致的。

浪漫主义者：我的朋友，也请原谅我，你刚才所讲的，是一个长期被华丽辞藻养成习惯弄得不能严密思考的人的失败。

人们到剧院寻求的并不是完全的幻想，你不能不同意这一点。在巴尔梯摩剧院值勤的士兵的幻想才是完全的幻想。观众知道他们是坐在剧院里，参与一件艺术作品的演出，并不是参加某一真实事件，这一点你也不能不同意。

院士：谁想否认这一点呢？

浪漫主义者：那么你同意我说的不完全的幻想了？请你注意呵。

幻想可能是完全的，在某些时候，如在一幕戏中有那么两三次，每一次只有一两秒钟，你信不信？

院士：这话说得不清楚。为了回答你，我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回到剧院，去看看我究竟是怎么做的。

浪漫主义者：啊！这倒是一个可喜而且善意的回答。看得出来，你是法兰西学院的人，你进法兰西学院不需你的同事投票表决。一个人要想取得有学问的文学家的声誉，总是竭力避免表态不要太明朗，说理不要太明确。你可要当心；如果你继续保持正直的话，我们就取得一致了。

在我看来，产生完全幻想的瞬间比一般人设想的更为多见，而且在文学争论中人们往往承认这一点是真的。不过，完全幻想的瞬间所占时间极为短促，一闪即过，譬如说，只有半秒钟，或四分之一秒钟。人们一看到演员塔尔玛，立即忘却曼利乌斯；可

是在年轻女人，这一瞬间历时略长，正因为这样，她们才为悲剧倾注了那么多的眼泪。

让我们探讨观众处在悲剧的哪些瞬间才有希望遇到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

在换场的时候，当诗人在观众面前跳过十二或十五天的时候，在诗人不得不安排他的一个人物口头作大段叙述向观众交代观众所不知道但必须知道的前文的时候，在出现精彩诗句三四句而且就诗而论确是优异突出——在这样的时候，那些迷人的时刻是不会遇到的。

奇妙无比而又难得一遇的完全幻想的时刻，只有在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的热潮中，演员的对话如火如荼，这时才能出现。例如，在这样的时刻——哀尔米奥娜<sup>19</sup>对按照她的命令刚刚杀死毕律斯的奥列斯特说：

谁对你这么说的？

在舞台上动手杀人，或当卫兵捕人押往监狱，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幻想的瞬间是得不到的。对所有这一类事件，我们不可能信以为真，也不会使人产生幻想。类似这些片段，不过是为了推进各场戏向前发展，以使观众于其间遇到前述那种奇妙的半秒钟；所以我说：完全幻想的这些短促的瞬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比在拉辛的悲剧中遇到的机会要多。

悲剧欣赏所带来的愉快，在于这种短促的幻想瞬间经常出现，在于情绪状态，幻想瞬间就在它们自己相间出现过程中把观众的心灵展放开来。

有一个事实是与幻想的瞬间相对立的，这就是对一部悲剧的华丽诗句醉心赞赏，不论这种赞赏在事实上是何等正确有理。



企图评论一部悲剧的诗，那更要糟糕。巴黎观众第一次观看众口称赞的悲剧《帕里亚》，他们的心灵正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下。

以上就是关于浪漫主义的根本性的问题。倘若你怀有恶意，或者你无动于衷，或者你已经被拉哈泼<sup>20</sup>吓得目瞪口呆，那你就不会否认我说的完全幻想的瞬间。

我承认，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了。你的感情并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我无法把它从你的心里拿出来摆在你的眼前，让你看了无话可说。

我可以告诉你：你在那一瞬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感情；任何一个健全的人在那一瞬间都会感受到那样的感情。你也可以反驳我说：对不起，这并不是真的。

至于我，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我已经走到逻辑推理在诗的范围所能达到的最后界限了。

院士：这真是一种可厌的晦涩难懂的玄学。据此你就认为可以给拉辛喝倒彩？

浪漫主义者：首先，只有骗子才会说讲授代数学丝毫没有困难，拔掉一颗牙齿一点也不痛。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本来就是人类精神探索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关于拉辛，我十分满意你提到这位伟大人物。有人以他的名义来辱骂攻击我们；不过，他的荣誉是不容玷污的。他永远是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些伟大的天才曾经引起人们的惊奇和叹赏。凯撒的军队曾经攻打我们的先祖高卢人，后来人们发明了大炮的火药，难道因为这个理由凯撒就不是伟大的统帅了吗？我们认为，如果凯撒再世，也许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军队也要有大炮装备。卡蒂纳或卢森堡<sup>21</sup>，因为有了炮兵工厂，所以三日之内就把牵制罗马军团达一月之久的一些要塞攻克下来，难道因